

蔡新乐 著

翻译与

自我

德里达「死结」的翻译学

解读与批判

Fanyi yu Ziwo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蔡新乐 著

翻译与

德里达「死结」的翻译学

解读与批判

自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翻译与自我：德里达《死结》的翻译学解读与批判/蔡新乐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6
ISBN 978-7-5004-7013-7

I. 翻… II. 蔡… III. 德里达, J. (1930~) —翻译理论—
研究 IV. H059 B565.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88832 号

责任编辑 史慕鸿
责任校对 刘娟
封面设计 王华
版式设计 李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电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址 <http://www.csspw.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订 丰华装订厂

版次 2008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11.5 插页 2

字数 276 千字

定价 27.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1 绪论	(1)
1.1 本书撰写的目的与对象	(1)
1.2 《死结》:题目的意义与翻译	(7)
1.3 “死结”之前的翻译问题	(13)
1.3.1 “灵机”、“灵知”与人神交际	(13)
1.3.2 连续性的意义及其翻译学的价值	(21)
1.4 方法与边界	(28)
1.5 没有界线的谢意	(35)
2 “死结”、“死亡”边界的“这边”的翻译及其意义	(37)
2.1 “死结”与翻译的可能性连接	(37)
2.1.1 人的生命、自我翻译与语词转化	(37)
2.1.2 语言、“死结”与翻译	(48)
2.1.3 主体的多元性与语言的“巴别塔化”	(57)
2.1.4 “死结”的研究史	(67)
2.2 “义务”与翻译	(77)
2.2.1 “义务”与“超义务”及其意义	(77)
2.2.2 “义务”的“指令”与翻译的作用	(82)
2.3 “死结”的形态与“翻译思维”	(95)

2.3.1	“死结”的三种形态与现代技术支配下的 翻译的难题·····	(95)
2.3.2	“死亡”的可译性与翻译思维·····	(100)
2.3.3	三种边界的翻译学启示:德里达对海德 格尔的“死亡生存论分析”的分析·····	(111)
2.4	生死之间的斜线与“死亡”的多元性·····	(124)
2.4.1	生死与“死亡”·····	(124)
2.4.2	阐释循环的“死结”·····	(127)
2.5	“死结”的跨越:解释的模棱两可与极限的束结·····	(155)
2.5.1	“死结”的“结-构”·····	(155)
2.5.2	“到达”与“延异”·····	(159)
2.5.3	20 世纪的“差异”理论与德里达“延异”的 “死结”·····	(166)
2.6	小结:德里达对于翻译理论研究的启示·····	(179)
3	等待(在)到达(边上)·····	(186)
3.1	“死亡”之外:超出语言边际的“语际翻译”·····	(186)
3.1.1	“死亡”的多元与翻译的要求·····	(186)
3.1.2	“语际翻译”的非语言指向·····	(192)
3.2	“鬼魂”:不在哲学之内的生命及其可能含有的 对话性·····	(197)
3.2.1	“死亡的生存论”虚构的边界与“语际翻译” 的魂兮归来·····	(197)
3.2.2	“灵知”的“语际翻译”倾向:苏格拉底的“灵 机”与翻译的基础·····	(203)
3.2.3	“自我翻译”的“内对话”·····	(215)
3.2.4	洛克的“心灵语言”、庄子的“物化”及其“语	

际翻译”	(220)
3.3 内在距离与“语际翻译”	(231)
3.3.1 “人知鱼之乐”的可能性与“语际翻译”的 “自我翻译”基础	(231)
3.3.2 异己的“鬼魂”与停滞的“自我翻译”	(236)
3.3.3 “天人合一”的翻译学意义	(243)
3.4 等待、相互等待与翻译的可能性	(249)
3.4.1 德里达的三种“等待”	(249)
3.4.2 “等待”与翻译学研究	(256)
3.5 德里达“一以贯之”的思想倾向与语际的“死结”	(262)
3.5.1 德里达“一以贯之”的“自我翻译”	(262)
3.5.2 “逻各斯”的疑难	(266)
3.6 等待的意义与翻译的哲学化	(276)
3.6.1 “死亡”的“这边”的“等待”	(276)
3.6.2 离散、殖民与“自我翻译”	(279)
3.6.3 “无名”的困惑与翻译倾向,“今之隐机者” 与“主体的贫乏”	(284)
3.6.4 德里达的“主体”的女性化及其翻译指向	(292)
3.7 苏格拉底、庄子与德里达:对话的可能性及其翻 译问题	(301)
3.7.1 苏格拉底与翻译的根本	(301)
3.7.2 庄子的“今之隐机者”与苏格拉底的“灵知”	(304)
3.8 “作为”被更换为“属于”的秘密:翻译	(309)
3.8.1 德里达对海德格尔“死亡的生存论分析”的 颠覆	(309)
3.8.2 回到“作为”的可能性与生命本身的非结构 意义	(314)

3.9 小结:海德格尔的批判性继承.....	(322)
3.9.1 “思念之思”与“作为”	(322)
3.9.2 海德格尔的“作为-结构”及其对翻译研 究的重大意义	(325)
4 结语:向海德格尔返回途中的翻译及其研究.....	(333)
4.1 海德格尔的结构主义的批判,兼论差异及不可 通约性问题	(333)
4.2 “死亡”之后的翻译研究:“灵知”指向及其他.....	(346)
参考文献.....	(352)

1 绪论

1.1 本书撰写的目的与对象

这本小书，是对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 1930—2004）的著作《死结》^①的翻译学研究，也就是说，是从翻译学的角度对德里达哲学的解读。也可以说，这本小书，是将德里达哲学中的某些元素，与翻译学结合起来的某种尝试。

之所以要撰写这本小书，是因为近年来在很多场合下都会听到有人提及“德里达”、“解构”、“解构主义”以及类似的名号。但是，又总是觉得，德里达的思想绝非简单到可以用一两句话就能加以概括甚至一概而论的程度。而且，凡是提及这位思想家的，没有一个敢于承认，他是“好读”的。据说当年剑桥大学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时，世界上竟然会有好多位著名学者联名写公

^① 德里达此文最初是在1992年7月11—12日在Cerisy-la-Salle举办的名为“Le Passage des frontières”研讨会上宣读的，后来以“Aporias: Mourir-s'attendre aux limites de la vérité”为题，收入*Le Passage des frontières: Autour du travail de Jacques Derrida*，由Editions Galilée在1993年推出这一法文版。本文所用的是，Jacques Derrida著、Thomas Dutoit英译，*Aporias: Dying—awaiting (one another at) the “limits of time”*，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年版。此文共分两大部分展开论述；前有简短的《序言》，正文81页，注释5页。

开信表示反对。^① 由此看来，他的思想及其书写风格，的确触动了一些人基本的习惯、意识甚至思维方式，致使“看不懂”所造成的那种反感与日俱增，竟然演变成了这样不遗余力的攻击与诋毁。那么，是不是“看不懂”就说明了，一个人没有思想，或者说一个人的思想就不能被接受？抑或是，如果“我”“看不懂”另外一个人的著作，就可以认为，他的思想就不能称之为思想，他的著作就是矫揉造作、胡乱编造出的东西，也就是没有价值因而可以不屑一顾甚或唾弃一旁的？那么，谁给予这样的评论家这样的权力，使之可以这样随心所欲为他人的思想定性、定位？牵涉到的另一个问题是，遭到这样批判和攻击的思想家，真的就是那样故意让人看不懂吗？抑或是学养、知识积累、思维方式等方面的问题，造成了这样的“看不懂”？我们的确也不明白，究竟是德里达有意让人“看不懂”，还是有人故意说自己“看不懂”。不过，总是让人“看不懂”的德里达，也就这样引起了笔者的注意。

因此，撰写这样的著作，一开始也的确是为了解读德里达，使之成为“可读”的，或者说使之产生一定的“可读性”。但是，在撰写尚未开始的时候，的确又觉得信心不足。其中一个原因是，依靠英文译本，能够“解开”德里达可能隐藏的“秘密”吗？另一个疑问是，如果德里达就是这样的风格，何苦又要为他做“笺注”呢？随着阅读的继续，这些疑问逐渐消失。毕竟，英文本的译者已经付出了一定的努力，德里达本人也是首先在英语世界造成相当规模的影响的。因此，如果译者

① 1992年5月9日，伦敦《时报》刊登出巴里·斯密斯等19位教授的公开信，强烈反对剑桥大学授予德里达名誉博士学位。详见《德里达的学位，一个荣誉的问题》，载德里达著、何佩群译、包亚明校，《德里达采访录：一种疯狂守护着思想》，第232—235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对他的思路已经预先有了一定的认识，似乎也就不难克服语言上的问题。至于第二方面的问题，则可以说明，所谓“读不懂”可能只是“没有读”。因为，如果说是真正意义上的那种“读”，那绝不是随便要为一个思想家下断言的“读”。也就是说，如果真的要为思想家下断言，“读”是第一位的。因而，“读不懂”的问题是不存在的。既然是“读”了，就应该有所收获，至少是对阅读的对象以及读者自身都应有所认识。这本来就是两个方面的事情，而不是一个方面的问题。批判甚至攻击他人“读不懂”，那只能说明，这样的批评者没有对自己展开基本意义上的“反思”：“为什么会读不懂”？而且，“读不懂”偏偏又要批评别人“读不懂”，真的是天下奇观。这简直可以证明，在“后现代”，“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种种弊端或不堪被揭露之后，“不讲理”，甚至“不论理”，也就是“理性”的一种表现，“道理”本身也可以弃置不顾了？既然如此，又有什么好讨论的呢？就是说，既然已经预先告诉自己说“读不懂”，我们还有什么必要劝说这样的人“读”下去呢？

因此，这本小书首先要消除掉简单化、通俗化甚或媚俗的意向，而只关注从学理上探讨问题。换句话说，我们要做的就是，尽可能接近德里达，并且在此基础上推出对他的批判。应该指出的是，这的确是一种挑战。首先，德里达毕竟不是用英文撰写著作的哲学家。他那布满字里行间的别国文字，如德语、拉丁甚至希腊语的拉丁文转写，还有英文译者不得不保留下来的法文，以及它们“秘响旁通”所造成的种种模糊的意义等等，绝不是浅学如我者可以一下子能领略其中奥妙的；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一般是以对另一个思想家的解构作为“问题化”焦点的。这样的思想家的著作，他的思想渊源，他的哲学归属，他的最终目的，以

及由此牵涉到的知识谱系、相关著述和人物语境等等，也一样会成为难以“破译”的“机密”。所以，从正面来说，德里达不好读，绝不是像有人讲的那样，他是故意设置障碍，试图让人产生“莫名其妙”的感受。

我们认为，他的书写造成的阅读的困难，首先是因为他的理路是与众不同的：一方面要破除“逻各斯中心主义”，而另一方面又不能不依照逻辑的方式，或“类逻辑”的方式去思考，那么，究竟在这二者之间进行怎样的权衡、作出什么样的选择，便会成为一个无可回避的问题。其次，德里达无疑是一位“饱学之士”，视野自然也非常开阔，其深刻性几乎是无可比拟的。那么，他虽然是对某一个哲学家某一个方面的概念展开讨论，但每每触及哲学史上的重大问题。如果不厘清有关知识背景，的确是会觉得他的著作艰涩难懂，甚至会把它看成“天书”。再次，或许德里达就没有指望一般人来阅读他的著述，而是将希望寄托在“另类”人身上，这样的读者或许会不顾忌“逻辑性”的严格推理，同时又能一反“深入浅出”的歪理，去体会他的书写的内涵与人生经验的结合。在这一意义上，觉得自己占有某种“根基”的、深深“扎根”于某种文化之中的人，可能会对他的风格产生某种“隔膜”的感受。因为，他既然已经提出要颠覆或批判“逻各斯中心主义”，那么，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他希望能跳出西方哲学的传统，以一种新的姿态展开新的哲学探讨。而这样的探讨，肯定是意欲跳出“二元论”以及“二项对立”的限制的。但是，在很大程度上，我们一贯是要依赖于这样的思维方式，来思考问题的。因此，对德里达的解读，也就应该是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的解读，否则就会一无所获。最后，他不仅不认为，自己是置身于哲学传统的，他甚至还不断强调，法语也不是

他的母语。^①因此，这里的“漂泊”或“离散”情调始终伴随着他，使他无时不去关注这个世界的“游动性”或“游荡性”。

而就思想渊源上讲，德里达尽管在很多著作之中对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展开批判、颠覆，但是，海德格尔始终是他某种意义上的“导师”。后者提出的问题有很多方面，德里达都重新探讨研究过。而由海德格尔上溯到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 1844—1900），我们就会发现，这样一种思想的延续性：尼采提出的“价值重估”始终是德里达“解构主义”中暗含的一个核心问题，尽管德里达在很多情况下是将问题本身也“问题化”或“虚无化”了。但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可以发现，他与尼采的另一个方面的一致性：虚无主义的倾向的内化，即在思想过程中，总是试图将某种遭到批判的东西置于“价值”的反面，加以颠覆。因此，德里达或许带来的并不是“不破不立”的“进步主义”倾向，而很可能只是让人坐卧不宁的思想刺激：触及思想根本，的确很容易激发人的异乎寻常的愤

① 这是他本人的论述，可参见 Jacques Derrida 与 Maurizio Ferraris 著、Giacomo Donis 与 David Webb 编、Giacomo Donis 英译，*A Taste of the Secret*，第 38—39 页，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1 年版。有关德里达的语言、文化归属问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本人对同一个观点的反复强调，比如在下引的这段话中：“……法语是我唯一的语言。然而，在阿尔及利亚讲法语的犹太人社區中，总有一种法国不是阿尔及利亚的感觉，总感到法语的源头、规范和权威都在别处。于是在某种特定的状态中，我们疑惑地学习法语，我把法语作为他者的语言来学习，你知道，尽管我只能称这一种语言为我的语言。这就是我为什么说这不是我的语言的问题，而是文化、文学、历史、法国文学的历史问题，是有关我在学校里所学的一切的问题。我被完全沉浸〔引者按：原文如此〕在法国的东西之中，没有别的参照，没有别的文化，但同时我又清楚地感觉到所有这些都来自于一个简单的和原初的状态下不属于我的历史和环境。”引自德里达著、何佩群译、包亚明校，《德里达采访录：一种疯狂守护着思想》，第 10 页。

怒情绪。

如果一个人试图对我们的生活方式加以保护，并且尽力而我们要为我们生活得更好作出自己的贡献，那么，我们对他的态度肯定会是友好的。也就是说，我们在思想上会欢迎那些维护某种体制化的思想。但是，如果有人试图冲破这样的建制，甚至要打破我们惯常的、习以为常的或者说已经深入我们的血液之中、成为我们生命的组成部分的东西，我们还会为他叫好吗？回答肯定是否定的。而德里达身为这样一位思想家，不仅在西方已经成为一个“难题”或“难解之谜”。在海内学界，不用说，阅读他的难度就会更大。这种情况是不是在促使人得出结论说，思想使我们“恐怖”，真正的思想真的会使我们“不寒而栗”？

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承认“逻各斯中心主义”是存在弊端的，它至少不是世界唯一的、唯我独尊的思维方式，不是世人都应趋之若鹜、尊奉崇拜的唯一的法则、原理、普遍真理，那么，就还应该存在别的思维方式，存在允许别的人以别样的思路去解释这个世界的各种思路的可能。假设逻辑本身可能没有问题，是某种文化或历史的结果促使它成为现在的世界将它奉为上帝一般的存在物，那么，打破这样的垄断与霸权，不也就成了刻不容缓、需要关注甚或担当起的历史使命，或者说一个人在世界上生存并获取意义所必然要求的那种基本取向？不然的话，难道说，我们尽一生的努力，目的就是要为了证实，逻辑的力量、权威是永恒的，我们历史化的思维方式是不能质疑、无可动摇甚至就是这样万世不变的？在这个世界上，“道理”就这样成了“逻辑”的“道理”？但是，正因为这样，没有“道理”也就成为“道理”：只允许一种“道理”存在的“道理”，还算是“道理”吗？

与翻译研究结合起来看，便应该承认，“逻辑”之外还应该存在别的“逻辑”。否则，思维方式的一致，即使按照一般的见

解，不也就会造成人的思想指向上的趋同？但是，在这样的“一体化”之中，能有翻译的容身之所、存身之处吗？这一疑问的前提是，假若世界上的所有语言都是逻辑的语言、逻辑化的语言，或者说都已经以逻辑化为根本走向，我们同时又都在要求或强求人人都应“懂我的语言”，那么，语言本身是否仅仅只有表面上的差异，但在根本上已经消除了它们之间的异质、对立以及碰撞的可能性，而且因此也就取消了相互交流、相与往还的必要性？这不就等于说，只要依靠某种程序的力量，就能促成交流，这样一来，人本身就用不着再沟通、交流了？而这，德里达给予关注了吗？

带着如此众多的、沉重的疑问，我们走进了《死结》的语境。

1.2 《死结》：题目的意义与翻译

第一个问题是，该如何理解德里达的这部著作的标题“*Aporias*”？

按照字典上的解释，这个词的意思是：“（德语）对要讲或要选择的東西公开承认的疑问（修辞）；困难。”^①

的确，海内学者的翻译，也是按照这一释义来处理的。据笔者阅读所见，它的一个译文是“难题”，^②另一个译文则是

① 见 *The Chambers Dictionary*，第 73 页“*aporias*”条的解释，北京：现代出版社，1995 年版。

② 这是高宣扬译的。见高宣扬著，《当代法国思想五十年》（上），第 313 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及高宣扬著，《德里达的“延异”和“解构”》，载冯俊等著，《后现代主义哲学讲演录》，第 294 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年版。

“困境”。^①而我们则是将这一标题译为“死结”。之所以这样翻译，有以下这些原因。

第一，如德里达所要揭示的，形而上学已经走向某种意义上的“终结”。“终结”意味着，形而上学一定是已经被画上了一个句号或休止符；因而，自今以后，任何形而上学式的问题都可以置入括号之中。因此，不仅形而上学本身是一“死结”，而且任何一个形而上学问题都可能造就“死结”或“新的死结”。也就是说，形而上学如果是一种哲学思考方式，它就会依然故我存在，因而形成新的“死结”。尽管遭到根本上的质疑，形而上学还会以它自身的方式存在下去。这意味着，德里达之所以这样为此文命名，目的就在于提醒人们注意，形而上学不可避免地还要进入人的思想，但它已经成为而且还会继续造成“死结”，因而有必要加以关注。

第二，形而上学既然陷入“死结”，陷入无可奈何的收缩、萎缩与困顿，因而让人不得不加以警惕。这说明，它最终所导致的是“结”而不是“结果”，是“生命的完结”而不是“思想的归结”。这也符合德里达在他的文章《白人的神话》中揭示哲学的“隐喻化”时所讲的，那种哲学化趋向：将日常所用的词语，化为概念；或者说，将本来属于修辞性的表达方式，变为高深莫测的哲学话语。^②值得注意的是，“*Aporias*”如上引字典所界定

① 这是陈永国的译文。见德里达著、陈永国译，《困境：死亡——在“真理极限”的相互等待》，载金惠敏主编，《差异》，第2辑，第48页，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陈荣国的译文只是德里达文章的第一部分的翻译。应该指出的是，如果按照英文译本，此文的副标题 *awaiting (one another at) the "limits of truth"*，似应直译为：“（互相）等待（在）‘真理界线’（边上）。”

② 见 Jacques Derrida 著，“White Mythology: Metaphor in the Text of Philosophy”，载 Jacques Derrida 著、Alan Bass 英译，*Margins of Philosophy*，第207—272页，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2年版。

的，本来也就是一种修辞化表达方式。

第三，德里达在本文中着重批判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对此在的“死亡的生存论分析”，并且通过对死亡的“不可能之物的可能性”的探讨，试图说明海德格尔的分析隐含着内在的“逻辑矛盾”，加以揭示，就会使它不攻自破，造成整个体系土崩瓦解。也就是说，德里达试图通过对海德格尔的“死亡的生存论分析”，揭露后者的哲学体系“立基不稳”，因此大厦将倾，无可挽回。这也就意味着，海德格尔的哲学中含有某种“死结”，致使他的思想建构竟然如此不堪一击。

第四，德里达“死结”的指向，还可以同文中所论的问题结合起来。上文已经指出，在处理对它的意义的理解和翻译时，至少可以将它同德里达对海德格尔有关思想的批判结合起来。此外，在这篇文章中，第一部分的标题就是“*Finis*”，^① 意思包括“终结”、“完结”、“目的”以及“界线”、“界限”等等。而第二部分的标题则是 *Awaiting (at) the arrival*，^② 即“等待（在）到达（边上）”。如果加上一个“施动者”的话，就会发现，应该是“等待（在死亡的）到达（边上）”。既然这篇文章通篇讲的就是“死亡”，那么，将标题定为“死结”似乎也就有了与原文意向一致的合理性。

第五，还应该指出的是，这样的译名还含有另一层含义。这就是，如果将“死结”这两个汉字分开来解释的话，就会发现，与“死亡”这一含义本身相反，这个用语可能还意味着“死亡的终结”。这可能也一样符合德里达对生命的流动性的强调：任何形而上学体系，都因为它对事物的“结构”而使之封闭于一个类

① 见 Jacques Derrida 著、Thomas Dutoit 译，*Aporias*，第 1 页。

② 同上书，第 43 页。

似于监狱的所在，因而在“结构”性的形而上学理论结束之后，才能显现出生命之所以成为生命的那种动态。换句话说，任何一种表达方式，都包含着它的反面。因此，用“死结”来翻译这部著作的标题，也是对德里达的修辞游戏某种意义上的体现。

第六，从德里达在文中的论述来看，“死结”的确也是符合他的意向的。他在论及“界线”时，提出要将所有这些“界线”结成一束“辫”。从英文来看，他用的是“braid”，^①字面意思是“编带、辮、辫子”。^②他试图以这样的比喻来告诉读者，“收束”起来的这一“结”既然已经“收起”，再将它打开，可能不会产生意义。这里所含有的特定的虚无主义意味，可能也与他颠覆形而上学的倾向一脉相承。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也可以认为，“死结”适宜于再现他的基本思想指向。

相比而言，如果德里达所讲的是“困境”，那还不是“绝境”，因而是可以摆脱的。而德里达在文章收尾处有关海德格尔的“死亡的生存论分析”将消隐于“基督教欧洲”传统的论述，^③或许可以证明，这样的“绝境”是根本无法摆脱的。也就是说，德里达要说的是，既然在海德格尔那里人已经达到“真理的界线”，因此“死亡”已经召唤着每一个人，而“趋向死亡的存在”本身又是人的此在的根本指向，那么，毫无疑问，人就始终处于某种“绝境”之中。“困境”是可以摆脱的，而“绝境”某种意义上才是人的命运的最佳写照。按照这样的理解，我们还会发现，“难题”这一译名，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既然是“难题”，寻找适当的办法加以解决，似乎也就可以达到目的了。但

① 见 Jacques Derrida 著、Thomas Dutoit 译，*Aporias*，第 41、78 页。

② 见《新英汉词典》编写组编，《新英汉词典》（增补本），第 134 页条目“braid”，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年版。

③ 同上书，第 80—81 页。